

时代交响曲

文化艺术报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时代交响曲

文化艺术报 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时代交响曲

文化艺术报 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西安西影彩色印刷公司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5印张 2插页 150千字

1990年11月第1版 1990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7—224—01362—5 / I·289

定价：3.10元

序

孙 豹 隐

翻开这厚厚的一摞稿纸,我的眼前展开了一个平凡而又精彩的世界。书中那一个个鲜蹦活跳的身影不时地撞入我的心扉。他们绝大多数是名不见经传的同志,可是他们为工作任劳任怨,艰苦卓绝的实干精神却无不令人肃然起敬,心情激荡。

中国的改革,走过了堪称动荡颠簸的历程。大大小小的企业家们无不在这一历程中叱咤风云,一试身手。他们是拓荒者,他们筚路褴褛,知难而上,矢志不移地在改革创业的道路上拼搏、奋进,为中国的改革事业做出了可喜的功绩。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的国家能够在艰难中向前推进,我们的经济能够在动荡中保持繁荣,正是因为有这么一批社会的坚强“基石”。可以毫不奖掖地说,他们正是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批难能可贵的英杰!

这本书不仅对生活作了多棱镜的观照,而且颇有不少有深度的透视,是现实生活中各个角度的一种反映。书中的人物无不豁透出三秦大地特有的淳朴和浑厚。他们有的来自至

今仍保持“走集体化道路”的村庄(郭裕禄、赵志宏);有的来自国营大中小企业(李润禧、肖相坤、张孝森、郑银贵、来路线、茹远明、张杰斌);有的来自新兴的乡镇企业(刘智杰、王孝儒、张恒儒、王英柱、杨增寿、关林、谢金元、杨树平、李儒军、张兴民、王三民)。真是八方风云聚关中。就经营方式而言,有国家经营的形式,有集体经营的形式,也不乏改革开放后涌现出来的“个体户”。国家现行的经营方式几乎无不包容,俨然是整个国家经济的一个缩影。读读这本书,能够使我们对中国的企业现实有一个宏观的概览,同时也使我们对当代企业家的生活有一个详实的、形象的了解,使我们淙淙析析地听到了中国新一代实业家的心声。

昨天的路已经走过,今天的路正在脚下,明天的路更为漫长。如果说,企业家们足迹的沉重为我们印证了创业艰难的话,那么,他们足迹的坚定更为我们昭示了前景的辉煌。

9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在百花纷呈中走来了,神州大地一片绚烂锦绣,美好的生活多么需要我们以更加辛勤的汗水来点缀浇灌。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推崇这本书,也推崇书中的人物,更希冀有更多这样的书和这样的人物同读者交流。是为序。

目 录

序..... 孙豹隐 (1)

干社会主义的人

——记全国劳模郭裕禄..... 望 月 (1)

山里人

——记咸阳市农民企业家赵志宏 延鸿飞 (18)

北极魂

——记彬县新盛建材厂厂长杨树平 旭 之 (32)

画眉声小显风流

——记腾飞中的富平县杜村乡镇企业 王少华 (43)

李儒军和他的东升木业厂 王晓滨 (57)

泽中有火

——记陕西省劳模李润禧 李晓春 (72)

纸上春秋三十载

——记商洛造纸厂厂长茹远明 吴黛娜 (81)

五彩缤纷的世界

——记长安县大理石工艺厂厂长张恒儒

薛来前 (93)

“上帝”在他心中

——记全国化工系统劳模肖相坤..... 李晓春 (106)

九宗山下唱乱弹的人

——记礼泉县招待所所长朱路线..... 樊巍岳 (115)

电石咏叹调

——记商州市金陵电石厂厂长王英柱

刘扬 王常春 邱伯岳 (129)

风风火火，革路褴褛

——记永寿县秦川造纸厂厂长王孝儒… 延鸿飞 (139)

郑银贵和他的一班人

——富平县钢锹厂人物速写…………… 戚元祥 (155)

谁人解得个中味

——记彬县第二建筑安装公司经理杨增寿

王建华 (170)

从法律学士到企业家

——访潼关县五金化工厂厂长关林

罗天婵 李晓春 (181)

蓝天上的雄鹰

——记三原县制锁厂厂长张杰斌…………… 薛来前 (192)

艰难的起飞

——访潼关太要金矿…………… 肖立忠 (205)

渭北高原上的男子汉

——记彬县永乐乡真空机瓦厂…………… 吴梦 (212)

黄河上的掌舵人

——记陕西省黄河制药厂厂长张孝森… 丁科民 (221)

干社会主义的人

——记全国劳模郭裕禄

望 月

写下这个标题，不由平生几分感喟。干社会主义，难道有谁不是干社会主义呢？我们这代人，唱着“社会主义好”的歌长大；我们的共和国本身就是社会主义国家，还要写出一个“干社会主义的人”的题目，不是太离奇了吗？话可以这么引伸，而现实生活却全然不是这样。生活中口上讲社会主义的人不算少，工作中混社会主义的人也不算少，而实实在在干社会主义的人不能说很多很多。这种现象导致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艰难、缓慢，导致了国家的贫穷，导致了人们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怀疑。怀疑归怀疑，而“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人类历史发展的社会形态，其优越性是无可辩驳的。就象假药太多，人们连真药也开始怀疑，而真药本身却是无可怀疑的一样。

这里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实实在在干社会主义的村子，干社会主义的人。这个村子几乎不受社会错误风潮左右而沿着“社会主义康庄大道”走了过来。建国初期人们幻想的“耕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理想生活在这里早已变为现实；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赶本世纪末，使我国农村实现人均分配1千元的小康水平”的目标，这里已

提前 16 年实现了，眼下已不是人均分配 1 千元，而是超过了 1.5 千元。

惊奇吗？

这个村子就在陕西。从西安向西行不到 100 公里就到了。坐落在关中平原西北端的九宗山系的脚下，是礼泉县烟霞乡的一个村——袁家村。

说是一个村，只是一种习惯上的称谓，当你走在这个“村口”的时候，你压根不会把它与农村联系在一起。这个“村口”是一个带有唐代建筑风格的拱形门，其宏大、精致的程度让人赞叹。进了“村口”，宽广的水泥路面两侧是两排整齐的楼房建筑。两排楼房和两行雪松形成了几条舒展的透视线，齐刷刷伸向远方。所有村民住的都是楼房。这些楼房是不同时期建成的。第一代是砖木结构的两层楼，现只剩下一部分。第二代是钢筋混凝土结构，室内有卫生间、暖气设施。第三代更现代化，在结构上有抗震性能，建筑工艺也十分的考究。村党支部副书记张文西带我们信步参观了两家，进门前张书记介绍“村里每一家都有彩电、轻骑”，进门后看到的又远远超出了这些，各式家电一应俱全。宽敞明亮的房间，阔绰大方的摆设，连卫生间、厨房都是那么整洁美观。年轻的主妇衣着入时，热情开朗，停下手上擦玻璃的布子，笑盈盈地接待我们，说：“万元户？按‘万元户’要求的话，我们村都是万元户了。”丰满的笑脸上，充溢着对幸福生活的陶醉。张书记补充说：“村里 52 户人家，单是个人存款已突破了 80 万。”

这个村怎么就能走到这一步呢？

谜底不能再简单了——他们实干了。就这么简单。也许你对这样的答复不尽满意，然而生活事实就是这样，所有区

别就在于他们实干了。

真理往往是最简单的道理。

好，下来就让我们看看他们实干的足迹吧。

第36任队长

袁家村坐落在有“龙蟠凤翥之状”的帝王陵墓的风水宝地上——一代君主李世民安寝在不远的山峰里。袁家村并没有因为这块“风水宝地”而天然受益。70年代初，这个村象中国众多的贫困村子一样，穷出了水平。一间破庙算是大队的办公室，队上的集体经济有时拮据到开会没油点灯。全村只有六头牲口，除了两头还可以拽犁耕地外，其余四头“肋条比锥子尖，脊梁比刀子快，卧下站不起，站起卧不下”。饲养员晚上劳作依然没油灯照明，燃一把柴禾铡草喂牲口。…整个袁家村过的是“黑灯瞎火”的凄凉日子。群众生活贫困不堪，花钱靠贷款，吃粮靠返销，困难靠救济。一年四季在贫困线上挣扎。群众的精神状态也涣散到了极至，郭、袁、宋三大姓，宗族斗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日子过得冷冷清清，斗争却搞得“热火朝天”。1960年到1970年，10年时间队长换了35任，谁上去也是“两天半”，做游戏似的。全村除了两户残疾，全部“荣任”过“队长”的头衔。1970年的冬天，又该是“算盘响、换队长”的时令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驻进了村里。宣传队头疼了一个月，仍然选不出个合适的队长，要集中群众的意见，群众意见如乱麻般理不出个头绪。最后公社催报队长人选了，宣传队负责人突然茅塞顿开：郭裕禄是个人选呀。郭裕禄是刚从西安一家建筑公司干满4年合同工返村的青年人。最后根据宣传队的提议，在那

间破庙昏黄的灯光下，人们又嚷嚷了一个晚上，郭裕禄仅以四、五个人举拳头而被宣布为队长。郭裕禄有些推辞，旁人说：“干嘛，反正都轮遍了，该你了。”他只好顺茬说：“那就试验干一下。”于是他便成了第36任队长——“试验队长”。

象以往的任何一次换届一样，那天晚上人们谁也没有感到和过去的换队长有什么不同，谁也没有对这次换届抱多大希望，然而正是这第36任“试验队长”揭开了袁家村村史上崭新的一页。

“娶媳妇呀还是上门呀”

大凡不同凡响的单位里，总可发现不同凡响的人，这些不同凡响的人都有着不同凡响的经历，这些不同凡响的经历，促成他们干出了不同凡响的功业。

郭裕禄的不同凡响，就在于他在国家的工厂里干了4年，就在于他是一个由农村进入城市，又由城市回归农村的人。1970年的郭裕禄，严格地说他不是个农民，尽管他的户口在袁家村，尽管又和袁家村的村民一起同居草房，同耕土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在思想意识、生活习惯、精神状态等等方面他完全是一个工人。4年的国家工厂生活使他从头到脚变成了工人，而与70年代的袁家村的整个氛围显得格格不入。新婚不久的妻子仍然还在国家单位，而他却变成了农民；几天前还是领工资的工人，转眼成了挣工分的农民；几天前还是秩序井然的工厂，眼下却是一盘散沙的农村；几天前还是人流车流、繁华热闹的大城市，眼下却是这孤寂破败、贫穷落后的农村；……他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消沉，他将变得连农村青年都不如；奋发，摆在他面前

的是改变落后现状的重负。生性刚强的郭裕禄毅然选择了后者。

“是娶媳妇呀，还是上门呀。”这年冬天，郭裕禄组织队上的年轻人反复讨论这个话题。娶回来媳妇欢天喜地过日子多好，谁愿意走出村子去当上门女婿？这个问题是年轻人们最关切的问题，大伙象围火炉般地围住了新任队长。郭裕禄进一步说：“要想娶媳妇过好日子，就得下决心改变村里的穷面貌。穷面貌不改变，谁家的女子愿意到咱村来？咱村这么烂杆，就是缺少一批真心实意为群众办好事的人。如今我当了队长，你们都要帮力凑劲哩，只要大家齐心协力扑下身子为群众办实事，我不信咱们队变不了面貌。一定要改变落后面貌，一定要把农村改变得让城里人眼红！”郭裕禄的话将青年们鼓动得一个个摩拳擦掌，王志学、张文西、王志刚、郭建军几个人在旧庙的墙上赫然写下：要把农村变得让城里人眼红！

十几年前郭裕禄说这句话的时候，好些人都说是“吹牛皮”，十几年后的今天，当好多人来参观的时候，谁不为那雄厚的经济实力，优越的劳作条件，阔绰的家室住宅羡慕动容！

袁家村的人们在郭裕禄的带领下投入了建设农村的战斗。就连上中学的小青年们也是一放学回到队上就争着做好事，帮队上挖牲口圈。月光下在几里地远的小水渠边将人家修水渠剩下的两架子车石子拉回来，为队上筑成一个喂牲口的槽。在生产劳动的同时，郭裕禄又号召大家积极消除队上几派几姓之间的矛盾，首先在青年人之间消除隔阂，然后帮忙做家长的工作。他深知不消除矛盾、搞不好团结，要改变面貌势必是一句空话。

袁、郭、宋三姓有着根深蒂固的矛盾，且是相互交叉的矛盾，没有哪一姓与哪一姓没有矛盾。郭裕禄主动找人家搭话，一次次都碰了回来。“要想叫我跟冤家说话，除非山摇地转”。其实原本是没有那么大“冤仇”的，只是由一次一次的小疙瘩结成了大疙瘩。一天，他来到了袁生义家，发现袁生义的母亲患病在床，病人碗里吃的也是包谷粳稀饭。他二话没说，扭头回到家里，将家中所剩的麦子倾缸挖出来，一口袋扛到了袁生义家。

“这是干啥？”袁生义一阵纳闷。

“你家没细粮了，磨了给老人家吃。好人能行，病人可撑不住。”郭裕禄喘着气说。

“细粮谁家都缺，拿来你家吃啥。”

“我们身体都好好的，包谷粳，红芋，好歹能接上茬。”

一向搭理不理的袁生义眼下盯着郭裕禄急忙没回过神来，半晌，一双眼里涌满了闪闪泪花，一只粗糙的大手搭在了郭裕禄的肩上……

袁姓的矛盾象春天的冰河很快消融了。宋姓的矛盾也在郭裕禄的努力下，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三大派的能人一步步地走在了一起，大队班子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团结。

村子本身就穷，集体仅有的一点资金还长年散落在社员身上，收不回来。两手空空怎么发展呢？罩雀还得撒一把米呀。郭裕禄宣布：限10天内，所有拖欠公款一律还清。当下，他首先带头将自己当工人时从城里买回的一辆心爱的自行车推出去卖了，不够还账，又将母亲积攒下的鸡蛋一篮子提出去卖了，还清了家里所欠队上的170元。按说，他这个队长可算带头了吧？可欠款的社员还迟迟不见动静。原来，郭裕禄的堂兄郭福禄是欠款大户，人们都盯着他呢。10天

期限到了，早饭后，人们三三两两蹲在街头、巷口、粪堆、门槛上，剔着牙、说着风凉话。看你郭裕禄今天这戏怎么往下唱。只见郭裕禄带了几个年轻人直端端进了郭福禄的家。

“钱准备好了没有？”见了嫂子他劈头就问。

“你哥哥不在，我实在没办法。”

“那你们就没打算还？”

“没办法嘛……”

郭裕禄不容分说，指挥大伙推自行车、抬缝纫机、拉院里的羊……围观的人看得“啧啧”不已，这人动真个的哩！欠款的人吓得赶快行动。这项工作很快得到了落实。

工作落实了，却落下好些人的骂。旁人骂，郭姓家族的人也骂。父母也念叨“谁让你揽这个烂摊子”。他一跺脚：“骂就叫骂吧，骂上三年就不骂了。”对于队里的建设规划，一步一步他都是经过深思的。谁能理解他的长远设想呢？就连亲哥哥郭天录也为他又一次“大义灭亲”后，当众提着鞋底扑打他。他没有作过多的解释，也没法解释清楚。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一个人在院里一支接一支地抽烟……

从郭裕禄身上，可以看到一种“关中冷娃”的劲头。别人不敢干的事他敢干，别人下不了的手脚他敢下。他决定要干的事，十人五马也休想拉他回头。郭裕禄用他“大义灭亲”的威力要回的集体款子，还了部分集体贷款帐目，又用所剩不多的钱在集市上给队上买回一只公牛娃。当时只花360元钱。牛娃长大之后一下卖得2700元钱，这笔钱又买了8个母牛娃。这8个母牛娃长大了又生牛娃……以后就逐步发展壮大成了具有57头大牲口的饲养场。

“要成事非得脱几层皮不可”

那牛娃是一天一天长大的。在买牛娃的同时，郭裕禄更多的是考虑如何打好农业的翻身仗。民以食为天，先得吃饱肚子呀。袁家村土地不算少，但地势高低不平，薄薄的表土下尽是沙子石块。改土，这是郭裕禄和他的班子商定的第一步骤。秋收之后，改地工作便开始了，刚开始一些群众积极性不高，担心改过的土地要减产，想不到第二年非但没减产反而增产了。群众尝到了改土的甜头，第二年秋后开始了更大规模的改土。袁家村的改土工作一直奋战了5个冬春。那是怎么度过的5个冬春呀。白天干一天，晚上加一班，一日三顿饭，两顿在田间。那时吃的是什么饭呀，不是包谷窝窝头，便是高粱面搅团。地头上支着一口大锅，为大伙提供开水。人们几乎是勒着裤带在拼命地干呀。工地上鏊舞铲抡、车子飞奔。不累吗？怎么能不累，干到晚上，身子骨都要散架了。晚上还得加一班。有人嘟囔“这是秦始皇磨民哩”，郭裕禄丝纹不松口。不这么干能改变面貌吗？他对队干部们说：“当干部不能光耍嘴皮子，要成事非得脱几层皮不可！”他自己好象永远有使不完的劲，哪个组完不成任务他就去哪个组搭帮。他抡起鏊头刨土，土便运不完；他拿起铁锨铲土，土便供不上。干着、干着便脱了衣服光着脊背干，直到这个组由落后变为第一名，他才又换到别处去干。青年突击队队长王志学，妇女队长袁彩琴都身先士卒，以身作则地带动大伙奋战。那些时候的干部们，赤着脊背、光着脚在工地上劳作奔波着，手上都缠着白生生的胶布。群众收工了，他们还要开会。看着干部那份劲，群众还说什么呢？5年过后，袁家村的土地都齐齐翻了一遍，过去零零散散的小地块变成一

大块一大块的小平原，过去沙石满地的地块，变成了具有优质土壤结构的良田。

袁家村从古至今一直靠天吃饭，现在土地变成了平展展的土地，水源仍然没有。郭裕禄注定要干一件件开天劈地的事情，他毫不迟疑地决定：打井！他带着由王志学、阎廷云、杨生文、袁东纪、袁彩琴、宋伯杰、袁三牛、王有才、郭建义等年轻人组成的“青年突击队”，生龙活虎地活跃在打井工地上。打第一口井，由于经验不足，受的挫折最多。用水泥制作的井瓮不符合科学，下一个井瓮好难、好难！一个、两个……一个个套起来的井瓮下到6丈深时，井壁上出现了大石头，导致井瓮不能下降了，且使整个井瓮发生了倾斜。这时唯一的办法就是设法打掉井壁上的石头，使井瓮顺利下降。一个个巨大的水泥井瓮的重量都压在那石头上，且上面的井瓮整个出现了倾斜，这时候下井操作，随时都可能发生险情。谁下呢？只见郭裕禄脱了衣服，喊了王志学、阎廷云、袁东纪三员虎将下去了。到了井底，他们抡锤掌钎开始排除石头。就在石头被砸碎的同时，没有钢筋的井瓮先是出现裂缝，跟着就开始碎裂塌落，一个水泥块砸下来，一下砸断了井下架子车的一条车轱。郭裕禄赶忙招呼三个同伴上吊车。“吊车”是用架子车做的简易吊车，上面的卷扬机在狠劲开动，吊车还是没动静，原来吊车让井下的泥水陷住了。一阵危急的忙乱后，吊车终于在井瓮劈哩啪啦的砸落中升到地面。刚升上地面，井瓮便全部塌落，井瓮的塌落引起井壁的塌落，一口井在轰隆隆的坍塌中转眼夷为平地。四个幸存者逃了活命，但全部受伤。阎廷云当场昏迷，送至医院一整天方才苏醒过来；郭裕禄的头部被打破，汗褂子让血粘在了脊背上。

打井首战受挫，人们的士气一落千丈，风凉话也又在村里响了起来。第二天，就在人们杂言纷纷，人心散乱的时候，只见郭裕禄裹着白纱布匆匆从医院赶了回来。他当即召开了大会，他说：“遇这么点挫折就垂头丧气，还说什么改变面貌，你们还想不想过好日子，想不想娶媳妇！打井，继续打井！有人说我们打不成井，我们一定要争口气打好井！”大家看着死里逃生的队长，看着带着伤裹着纱布从医院跑回来的队长，一股暖流从心底升起。宋伯杰当即站起来响应，大伙都纷纷报名，“青年突击队”又振作了，很快又开始了打井的战斗。大家经过认真总结经验，经过不屈不挠的奋战，一口井终于成功了，“哒哒”的马达声中，清冽的水喷涌着，滚滚流向焦渴的庄稼地。满村人围观如堵，奔走相告。袁家村亘古以来何曾有过这“石破天惊”的壮举！在人们的喜笑声中，郭裕禄移着散了架般的身子，一步步蹒跚向家中走去。一个多月来，他一直奋战在火急火灼的打井工地上，也就是在这个月，他的唯一的儿子在家中呱呱坠地了。他还没有向妻子问候过一声，没有看一眼那儿子长得啥模啥样……

连续苦战了几年，陆续打好了四眼井。滚滚的流水灌饱了袁家村的每一块良田，麦田里波光闪闪，仿佛是麦苗也在高兴得眨眼睛。袁家村的社员，家家户户安上了水龙头，生活的笑靥绽开在社员们的脸上。

这时候，肥料问题又成了主要矛盾，庄稼没有肥料犹如孩子营养不良，难免出现“面黄肌瘦”。郭裕禄和大家一起商讨，最后提出了“积、搜、沤、投、制、拾”六字方针，利用一切潜力为农业投肥。袁家村的群众到这时骂声已经小了，他们在村子一步步的发展中似乎也看清了郭裕禄这个人给他们带的是什么路。他们眼前的路越来越宽广，而不是越来越